

美女指南

叶兆言 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美女指南

叶兆言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©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女指南 / 叶兆言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229-06486-0

I. ①美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87530 号

美女指南

MEINÜ ZHINAN

叶兆言 著

出 版 人：罗小卫

责任编辑：袁 宁

责任校对：郑小石



重庆出版集团
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：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：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71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：18.5 字数：280 千字

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6486-0

定价：2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：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夜来香/001

去影/037

余步伟遇到马兰/083

不坏那么多,只坏一点点/131

玫瑰的岁月/169

凶杀之都/217

哭泣的小猫/227

纪念葛锐/235

我已开始练习/247

茉莉花香/259

紫霞湖/271

美女指南/281

原 书 缺 页

原
书
缺
页

曾在小城的东城门口，扔过一颗炸弹，正好落在城墙角上，将城墙都炸坍了，大家惊慌了一阵，很快也就把这事给忘了。这是大后方一座不设防的小城，小得实在没什么袭击的意义，人们相信小日本的侦察机早看明白了，他们肯定知道该把炸弹往更有价值的地方扔。

黄桷树边上放着一块巨大的黑板，早在苟洪元跟着自己母亲逃难来到小城之前，这块黑板就竖在那儿了。苟洪元忘不了他来小城的第一印象，那天他们从船上下来，沿着黄昏的街道走着，突然看见了黑板上用粉笔书写着几个醒目的字：十月二十七日武汉失陷。

小城没有报纸，成都的报纸，隔一天用汽车送来，来自陪都重庆的报纸，却要隔五六天才能到。民众教育机关，都靠从无线电听消息，随时书写在黑板上向大众传布外界的重大新闻。苟洪元刚来小城的时候，黑板前总是拥挤着一群人，只要一有新的消息写上面，人们顿时群情激愤奔走相告。好消息常常带有虚构的水分，坏消息却句句属实。终于人们的神情由惶惶然，变得木木然，黑板上的内容不断在变，老百姓习惯成自然，也无所谓了。

小城只有一条平坦的马路，由石灰水泥和黏土混合而成，不宽不窄，两旁栽着既不高大又不粗壮的泡桐。为了不影响架得不是太高的电线，泡桐的枝桠全部经过了修剪，修剪得别别扭扭。街道上绝没有奔驰的汽车。偶尔会有几辆人力车和自行车，行人尽可以在街当中大摇大摆来来去去。街两旁都是中式房屋或是平房，或是一楼一底，或居家，或店面，店铺大的，也能占三四个门面。

狮子山是小城的制高点，山上有一个宝塔，小日本的飞机只要一从机场起飞，防空人员便在宝塔上的竹竿顶端，挂上一个全城都能看到的大红球。

小城的老百姓对狮子山宝塔上挂起大红球已经不再感到恐怖。

2

苟洪元要去图书馆，必须经过学校的操场，必须经过体育老师家。体育老师姓殷，又黑又高又粗壮，看上去像一只大黑熊。他不仅教体育，而且兼管着学校里简陋的图书馆和仓库，同时还是学校的童子军教官。苟洪元每次去图书馆，目的不是为了借书，而是为了从图书馆后墙上的一扇窗户，爬到隔壁一家书库里去。这书库是老字号的商务印书馆租下的，里面堆着历年积累下来的各种滞销书，其中绝大多数是翻译的世界文学名著。苟洪元的年龄，还没到迷恋

世界文学名著的地步,他感兴趣的是堆在书库角落里的一捆捆旧邮包,那上面贴着无数民国初期甚至大清帝国的邮票。

“苟洪元,你又来找邮票了?”体育老师见了,他,问着。苟洪元连忙叫了一声“体育老师”。体育老师掌管着图书馆的钥匙。没有他的开恩,苟洪元便进不了图书馆。

体育老师说:“刚刚响警报,听见没有,你还到处乱跑?”“是侦察机。”苟洪元老气横秋满不在乎地说。“你也懂什么是侦察机?”

苟洪元当然懂,黄桷树边的黑板上,曾经详细介绍过怎么识别小日本的飞机。小城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知道什么是侦察机,什么是轰炸机。苟洪元发现体育老师突然回过头去,对自己黑黢黢的小房间里问着:“蕙,你说什么?对,是苟洪元来了。”

黑黢黢的小房间里,传出一连串细弱的咳嗽声。体育老师赶紧奔进去,苟洪元听见体育老师低声对他妻子说着什么。体育老师的妻子蕙,也是学校的老师,但是好像从来没上过课,她得了很严重的肺结核,已经到了晚期。苟洪元曾听见妈妈和别人说过,说体育老师的妻子已活不长。

体育老师搬了一张竹椅出来,又急匆匆钻进黑黢黢的小房间,将蕙抱了出来。蕙是个古典型的美人,生得十分瘦小,脸色苍白!没有一点血丝,有一双忧郁的大眼睛。她的娇弱无力正好和体育老师结实强悍形成了明显的对比。体育老师将她放在竹椅上,柔声细语地说:“蕙,多好的太阳,晒一会儿吧。”

强烈的阳光刺得蕙睁不开眼睛,她将一双没有血色绝对纤细的手挡在墙头上。过了片刻。她侧过头来,向苟洪元打招呼:“你好,苟洪元。”

蕙的身后是一株高高的梨树,新生出来的小绿叶上,忽然翻出了白色,满树的梨花好像都在一夜之间怒放,一片一片,一堆一堆,仿佛是积雪。

蕙和苟洪元一样,都是苏州人。正是因为同乡的缘故,苟洪元才有机会从体育老师那拿到钥匙,溜进图书馆去找邮票。怀乡情绪严重地围绕着病危的蕙。有一个同乡人和她说几句苏州话,对她来说是最大的享受。苟洪元每次来找邮票,都要义务陪蕙说一会儿话。大家都是逃难以后,偶然的机缘碰在了一起。他们在苏州的家挨得很近,简直都能算是邻居,因此有许多话可以说。他们可以说那条夹在两家之间的小河,说小河上的石板桥,说桥头的酱园和糕团店。也可以说沧浪亭,说拙政园,说灵岩和虎丘,说王废基的公共体育场和抗战发生前的一次运动会。苟洪元不能想象蕙在抗战前,不仅参加了那次盛况空前的运动会,而且她还是学校的一位排球健将。

3

“苏州那边,有没有消息过来?”蕙每次都忍不住很悲哀地问荀洪元,尽管她自己也知道绝不可能会有什么消息,“也不晓得现在怎么样了?”蕙出生于苏州的世家,只有她一个人随着体育老师逃难来到内地。也许已经明白自己将不久于人世,她非常想知道一切和苏州有关系的事。

坐在满树梨花下的蕙脸上似乎有了点红色。就在这时候,拉响了连续短音的紧急警报。这警报的意思是敌机就要来轰炸或者扫射。很快传来了沉重得令人窒息的隆隆飞机声。体育老师毫不犹豫地抱起蕙,向图书馆冲去。因为有了蕙,行动不便,体育老师用厚厚的木板和装满了书的书篓,在图书馆里搭了一个简易的防空洞。

荀洪元跟着体育老师一起跑进图书馆。轰隆隆的庞大的轰炸机机群,从他们的头顶上震耳欲聋地缓缓而过。体育老师放下蕙以后,跑到窗前!没看见飞机,却看见了阳光照射下,飞机映在学校操场上一排排移动着的阴影。

“不得了。”体育老师跑回蕙的身边,叹着气说,“小日本这次是发了疯了,昨天黑板上说,敌机扬言就在这几天,要派一百零八架飞机去轰炸重庆,看来这就是的。”

一批接一批飞机断断续续地从他们头顶上飞过去。紧急警报短促的呜呜声使得气氛变得非常紧张。荀洪元注意到蕙的脸色又像纸一样苍白。

“蕙,你不要紧张,这是去重庆。”体育老师安慰着蕙。他直起身体,还想到窗口那儿去瞭望,然而蕙伸出鸡爪一样的手指,一把抓住了他,不让他动弹。体育老师像哄小孩似的,将蕙抱在怀里,笑着说:“这是去重庆,没有事的,我们的飞机会和他们打的。喂,荀洪元,你怕不怕?”

荀洪元看了看躺在体育老师怀里的蕙,孩子气地摇摇头:“我不怕。”

“对,没什么好怕的。”

蕙说:“我不是怕,我只是不想和你分开。”

轰隆隆的飞机声终于没有了,警报还没有完全解除,但是谁都明白,暂时不会有什么事,小城里安静了片刻,突然传出了各式各样的声音。体育老师将蕙放下,拉着荀洪元,一起跑到学校的操场上。阳光灿烂,因为安静而变得喧闹的小城,仿佛从冬眠和昏睡中复苏过来,立刻生气勃勃春意盎然。

“现在是真的没事了,”体育老师站在操场上,看着狮子山宝塔竹竿上

仍然挂着的大红球，“你再去陪她说会儿话，每次你来，你知道她都特别的高兴。”

体育老师把竹椅搬到图书馆门前，安排蕙坐在那儿晒太阳。图书馆门前的书架上，堆放着许多没来得及整理的旧书旧报纸，还有一大批学生下学期要用的教材。根据惯例，小日本的飞机不一定会从原路返回，但是体育老师好像已经料到，等一会儿很可能还会再钻进简易的防空洞，因此没有必要让蕙走远。三个人在图书馆门前说了一会儿话，体育老师怕蕙着凉，体贴地说：“你们在这坐一会儿，我去拿条毯子。”

体育老师拿着毯子从黑黢黢的小房间走出来的时候，连续短音的紧急警报又一次响起来。他有些惊慌地抬头往天上看了看，拔脚向这边跑来。他对蕙喊着什么，因为噪声太大根本听不见，就听见轰隆一声，紧接着是卜卜卜的机枪声，第一批赶来的敌机，开始对毫无防空能力的小城发动了袭击。

第二章

1

1940年春天，小日本的飞机对小城进行毁灭性的狂轰滥炸，完全是一场意外。庞大的轰炸机群本来要去袭击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，然而在途中，他们遭到了来自对方空军强有力的阻截。中日双方的战斗机在天上激战，庞大的轰炸机群因为燃料的缘故，不得不掉转方向飞回基地。小城成了小日本飞机出气撒野的地方，顷刻之间，像倒垃圾一样，无数炸弹泻在了小城的头顶上。

体育老师将毛毯往地上一扔，跌跌撞撞跑过来，抱起蕙，用最快速度赶到简易的防空洞。荀洪元摸了摸怀里揣着的集邮册，紧跟在他们后面。巨大的声响，震耳欲聋，他们几乎是扑进了简易的防空洞。蕙喃喃地说：“这一次是真的轰炸了，这一次，是真的。”

一颗炸弹落在图书馆门前，一道强烈的光闪过之后，声音并不响，很沉闷的，像是深深地钻到了地底下去了，地面略略一震，图书馆屋顶上的瓦片，顿时哗啦啦雨点似的直往下落。简易防空洞里的三个人，随着轰隆一声，身不由己地伏在一起，半天也不敢抬起头来。接着又是一颗炸弹。穿过图书馆门前的屋顶，炸开了。

直到灰尘掉得差不多,地面上铺了厚厚的一层土,苟洪元才感到眼前重新明亮起来。体育老师的半边身体上,全是灰尘。飞机还在头顶上来回盘旋,卜卜打着机枪。图书馆门前的屋顶上,开了一个脚盆大的天窗,一道强烈的光柱,从天窗口直射下来。透过耀眼的光柱,看见学校操场尽头的几间房都炸飞了。一眼望过去,整个小城变得出奇的空矿,一个人影从冒着烟的废墟上匆匆跑过。

“蕙,你不要怕,”体育老师镇静过来,很严肃地对妻子说,“我们在一起,就是死,我们也在一起,你说是不是,怕什么?”

蕙说:“我不怕。”

然而苟洪元清楚地记得蕙是怕了,她的眼睛里全是恐怖,瘦骨嶙峋鸡爪差不多的手指紧紧扣住体育老师的衣服。

轰炸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,渐渐地,卜卜的机枪声也突然中止了,一时间好像非常地安静。“我们还活着,不是吗?”体育老师重重舒了一口气,转过头来看着苟洪元,庆幸地说,“苟洪元,对不对,我们都活着。”

苟洪元觉得体育老师说的是废话。他注意到体育老师和蕙紧紧地拥抱在一起,他从来没见过夫妻之间,会像他们这样恩爱的。

2

那一次能够从火海里逃脱,本身就是真正的幸运。体育老师和蕙紧紧地搂在一起,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身边的苟洪元的存在。空袭好像已结束,苟洪元听见不远处有人声嘶力竭地哭着。

苟洪元向外爬了几步,刚把头伸出去,一股巨大的热浪,逼得他立刻把头缩了回去。体育老师仍然和蕙紧紧地搂抱在一起,蕙像孩子似的,在体育老师的耳朵边低声说着什么。苟洪元拉了拉体育老师的衣服,吃不准地小声说:“外面好像起火了。”

体育老师没有听见苟洪元说什么,他的注意力还在蕙身上,病入膏肓的蕙受到了足够的惊吓,他必须好好地安慰安慰她。巨大的热浪很快在简易的防空洞里也能感受得到。苟洪元无意中抬起头,只见图书馆门前新炸开的天窗上,闪着火光,再看图书馆门前,就听见轰的一声大火已经熊熊燃烧开了。一团火舌在门框的上沿冒出来,随着风势蹿来蹿去,仿佛大蟒蛇吐信那样一舔一舔。这时候用不到苟洪元再提醒了,因为体育老师和蕙已都明白他们又一次陷入

险境。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熊熊燃烧起来的火焰。

体育老师放下蕙，爬出洞口，无意中摸到从屋顶上掉下来的碎瓦片，烫得连连甩手。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放在他的面前，那就是大火已经无情地封住了他们的出路。体育老师注意到不只是图书馆门前那一块在燃烧，火苗正沿着屋顶四处蔓延，很显然，用不了多久，图书馆便将变成一片火海。他跑进简易的防空洞，十分仓皇地抱起蕙，让她不要怕，又对吓得不知所措的荀洪元说，让他紧跟在他身后一起往外冲。“不要怕，我们能冲出去。”

他们很快明白肯定冲不出去。图书馆的前身是库房，小城位于几条重要河流的交汇处，是个出色的水路码头，由于它的特殊地位，小城有许多门面不宽大，专做批发生意的店号。既然做批发，便有很大的库房。抗战以后，许多批发生意做不起来了，库房不得不租给逃难的学校和机关。图书馆这个库房原来是堆放桐油的，修得十分坚固，青石条的门框，几乎没有窗户，墙壁是用特制的青砖砌成。如果小日本的飞机扔的不是燃烧弹，如果图书馆里不是堆满了易燃的书本，也许荀洪元他们一点事也不会有，然而现在坚固的图书馆已变成了一个熊熊燃烧着的大火炉，他们很快就要葬身火海。火势迅速蔓延，气势汹汹逼过来，一路沿着屋顶，一路顺着地面，他们不得不连连往后退。

一墙之隔的地方是商务印书馆的书库。转眼间，简易的防空洞也被火舌吞没，体育老师抱着蕙和荀洪元一起，已经被逼到了墙边。他们已经无路可退。蕙紧紧地勾着体育老师的脖子，到了这最后的时刻，她变得出奇的安静。

体育老师突然想到了可以钻到商务印书馆的书库里去碰碰运气，他知道荀洪元对里面熟悉，便问他进了书库，有没有办法再逃出去。荀洪元摇摇头，书库唯一的两扇木门，沉重厚实，上面排满了铁泡钉。这两扇大门永远是紧锁的，虽然它的外面就是一个水码头。

大火无情地逼过来。荀洪元直感到热得喘不过气来。热浪滚滚，蕙忍不住大声地咳嗽。没时间再犹豫了，体育老师让荀洪元赶快爬过去，叫他在书房里帮着蕙从小窗台上下去。蕙卡在小窗台上动弹不得，体育老师在后面推，荀洪元在前面拉，僵持了好一会儿，蕙终于从窗台上掉了下去，跌在了荀洪元身上。

尽管窗台很小，而他的身坯很大，但是身体十分柔软的体育老师没费什么事，就钻进了书库。一墙之隔的图书馆立刻变成一片火海。体育老师抱起蕙，二话不说，由荀洪元领着，奔到那两扇排满铁泡钉的大门面前。书库暂时还没起火，然而他们闻到了一股焦糊的味道，仔细一找，发现体育老师身背后的衣

服,刚刚已被火点着了。

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脱离险境。虽然一堵墙可以暂时挡住火势,因为屋顶是连在一起的,所以大火很快就会蔓延过来。沉重厚实的木门被一把铁锁从外面锁住了,他们还是出不去。体育老师将蕙放下,徒劳地去推那两扇对开的木门。从木门的间隙中,可以看见外面不远处的江面;转过头来,透过他们刚刚钻过来的那个窗台,可以看见图书馆里的熊熊燃烧的大火。火舌已开始出现在屋顶上出现。

体育老师苦笑说:“蕙,这一次,好像真的有点悬了!”

从一墙之隔的学校图书馆那面,传来了燃烧时特有的爆炸声。蕙睁大了眼睛,看着体育老师,又看着荀洪元,也跟着苦笑。荀洪元看见她眼眶里的眼泪接二连三地涌出来,体育老师上前替她擦了擦眼泪,说:“我们还可以再试一试,就算完全没希望了,我们也可以试一试。”

蕙伸出手,充满柔情地在体育老师的头发上捋了捋,想说什么,却没说出来。她的眼泪很快就止住了,她指了指门,示意体育老师抱她到门那边去。她伏在门缝里,深情地看着外面的江面。

“荀洪元,我们出不去了,是不是?”体育老师苦笑着对荀洪元说,他还有些不死心,“我们真的出不去了?”

3

最后还是体育老师想出了办法。沉重厚实的门外面锁住了,因为这种对开的大门,两侧都有门臼,如果在里面将门抬离门臼,便有可能从侧面开一点缝隙。这想法一出现在体育老师的念头里,立刻付诸实施。他蹲着马步,双手托住左边那扇门的底端,一用力,门被抬起来了一小截,再用力,竟然将那扇门抬离了门臼。这一下,门的侧面便有了一个细细的三角形,荀洪元人小,首先钻了出去。接下来是蕙,仍然是荀洪元在外面拉,体育老师在里面推。那道缝隙实在太小,蕙的身体出去了一半,卡在那儿动弹不了。

体育老师不断地叫蕙用劲,她的身体又出去了一截,体育老师借着松动的劲,连忙用力往前送,蕙朝前面一滑,裤子从里到外,像条蚕蜕皮一样,全被挡在了门里,蕙赶紧伸手去抢,也来不及,卷起来的裤子已经退到了脚背上,她慌忙用手捂住自己的私处。

荀洪元全都看在了眼里。这个少年时代留下的深刻记忆,和那次熊熊燃烧



的大火一样,多少年来,一直让他难以忘怀。他注意到蕙非常短暂的尴尬,十分笨拙地把缠绕在一起的裤子往上拉,越是急,越是拉不上去。蕙的一双大腿像玉一样洁白,一小撮黑而浓密的阴毛非常醒目。

体育老师太大的身坯却怎么也没办法钻过来。苟洪元奔过去,像拉蕙一样拉他,然而体育老师挣扎了一会儿,卡在那儿难以动弹,无望地向他摇了摇手,让他不用白花力气。蕙爬了过来,急得拉住体育老师的手,号啕大哭,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卡在那儿,被即将来临的大火活活烧死。

蕙哭着说了:“要死,我和你一起死。”

“不要说傻话。”体育老师也竟然止不住流起眼泪。

从体育老师身后,传来燃烧时特有的爆炸声,大火已蹿上了屋顶,瓦片开始接二连三地往下落。体育老师连声叫蕙和苟洪元往远处躲。蕙执意不肯,体育老师急得哇哇大叫。

蕙扭转身,让苟洪元躲到江边去,她自己执意不肯离去:“我不走,我和你一起死!”

“蕙,你别说傻话了。”体育老师苦苦地哀求着蕙,“听话,你快到江边去。”

“不,不。”蕙大声喊着,“我死也不和你分开!”正僵持着,沿江边过来了几位从火海中逃生的大学生,都是衣衫不整,其中一位大学生卷起袖子的手腕上,烫了一长串葡萄似的水泡。苟洪元突然大声喊住了他们:“叔叔,叔叔,快过来帮帮忙。”

于是几位大学生停下脚步,推门的推门,拉体育老师的拉体育老师,说好了一齐用力,终于把体育老师从已经燃烧的书库里抢救出来。蕙激动地扑在了他身上,泪流千行,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等到她想到应该谢谢人家,几位大学生自顾自地都走远了。

他们赶紧往江边去,再迟几分钟,体育老师就永远也别想出来。到了江边,再回过头来看,种种奇特和可怕的情景一一展现在他们眼前,到处都在燃烧,往天空看,旋风把无数股黑烟卷成一股极粗极浓的烟柱,像巨龙一样在半空中翻腾起舞。往日人们散步捡小石子的江边沙滩,这边一簇,那边一堆,布满了火海余生的人群。男男女女老老少少,拖老带小挽包携箱,都是一副惊魂未定不知所措的神情。许多人身上都是挂了彩的,或是皮肉焦烂,或是鲜血淋淋。在一堆鹅卵石上,孤零零地坐着个男人,他光着上身,一双脚伸在面前的浑水潭里,他的皮肤有很大一块给火烫掉了,身上东一片西一片的,露出淡红色木渣

渣的肉来。他像尊受难者的雕像那样，直挺挺地坐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眼睛木然地看着江面。

体育老师抱着蕙，沿着江边沙滩走着，不知走向何方。热风中又传来了隐隐的飞机声，随着轰隆声的加强，人群又开始混乱起来。无遮无掩暴露在沙滩上的人们不得不惊惶逃窜，然而实在不知往哪儿躲才好，有的向东，有的向西，大呼小叫乱成一片。体育老师抱着蕙没有动，荀洪元也没有动。离他们不远，一位老太太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嘴里不住颤颤地念着“阿弥陀佛”。一架小日本的飞机飞得极低地从江边沙滩上掠过，既没投炸弹，也没扫射，它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继续吓唬一下神经已经太紧张的老百姓。

体育老师想了一会儿，决定还是渡江到对岸去安全一些。可是所有的渡船全停靠在江对岸，只有一条小船在江中心划着。体育老师和荀洪元一同大声招唤，让船家把小船划过来。可是船家见想要渡船的人太多，怕翻了船，犹豫着不肯过来。说了一会儿好话，船家觉得体育老师出的价格还能接受，便把船停在水浅的地方，让他们涉水过去。

小船行驶在江面上。回过头来，看正熊熊燃烧着的小城，四处都在冒烟。时间是午后，然而耀眼的太阳，这会儿给烟柱遮得就像披着黑纱的寡妇，是一张惨白惨白的脸。风从中生，是一种很古怪的大风，在空中呼呼地旋转着，火从风威，只见火越烧越旺，不时传来一声爆炸的巨响。

上了岸以后，体育老师付了钱，领着荀洪元登上江边的一座小山，从小山上鸟瞰小城，整个小城，就像一个燃烧着的大火盆。

第三章

那天晚上，他们就在江对岸的小山上坐了。傍晚时分，歇在江边的渡船纷纷出动，将许多小城的难民，送到了荀洪元他们的身边。于是满山遍野的都是大难不死的幸存者，各人都在谈诉自己的火窟经历，绘声绘色地说着，既不激动也不悲伤，就好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。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往小城那边瞭望，隔岸观火，说不出的滋味。小城的大火，东一片西一簇，整整烧了一夜。

半夜里很凉，体育老师怕蕙冻着，向一位熟人借了一件男式的棉袄，裹在蕙身上，然后再把蕙紧紧抱在怀里。蕙一夜都在咳嗽，她老是忍不住要咳。体育老师不停地在她背上轻轻拍打。荀洪元坐在那儿怎么也睡不着，有点冷，更有

点想他的妈妈。荀洪元的妈妈也是学校的老师,和体育老师夫妇是同事。荀洪元的父亲是军官,现在正在前方作战。荀洪元想,自己的妈妈一定急得不得了,她一定到处在找他。

天亮时,就像是经过一场噩梦,那座曾经因为一下子接待了大批流亡过来的难民,变得十分繁华的小城仿佛已经不复存在。成片的房子都变成了废墟,大火已熄灭,有的地方还在冒烟。在江边沙滩上,到处都是稀稀拉拉的人群。渡船又开始忙碌起来,将心情十分复杂的幸存者送回小城。在小船上,蕙用苏州话对荀洪元说,他的妈妈绝对不会有事。蕙的安慰反而起到了提醒荀洪元的作用,他突然为自己母亲的安危担起心来。

学校已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,在校门口,校长夫人正在那指挥大家从废墟中,找出一些还能派用场的东西。她突然看见了体育老师夫妇和荀洪元,脸上露出了欣喜之色。体育老师将蕙放下。喘喘气休息片刻。校长夫人摸了摸荀洪元的头,很难过地说:“荀洪元,你跑哪儿去了?”

“我妈妈呢?”荀洪元问着。

校长夫人说不出话来,她看着满脸稚气的荀洪元,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
蕙从校长夫人的表情上,预感到了某种不祥的信息。她当时正坐在一个石阶上,喊荀洪元到她身边去。荀洪元又执拗地问了一声,校长夫人拉着他的手,把他送到蕙的面前,示意蕙安慰安慰他。

“我们学校,到目前为止,已发现死了九个人,”校长夫人很沉重地说,“荀洪元的母亲便是其中之一。我说的只是学校范围内的人数,很多学生的情况,我们还不知道。”

蕙将荀洪元紧紧地搂在怀里,荀洪元挣扎了几下,抱着蕙歇斯底里地大叫了几声。体育老师走过来,弯下腰,对荀洪元说:“你是个坚强的孩子,你会挺住的,不是吗?”蕙不让体育老师继续说下去,她流着眼泪,说:“你让他哭几声,让他哭几声。”

荀洪元干号了一阵,眼泪和鼻涕都流在了蕙的衣服上。他毕竟还是孩子,好像还有些不相信和不死心,哭到累了,瞪大着眼睛问:“我妈妈真的死了?”

蕙说:“人都会死的,只是迟一些,或者早一些。”“我妈妈没有死,你说我妈妈会不会没有死?”女强人一样的校长夫人流着眼泪,又去忙她的事。空袭时,校长被塌下来的木柱砸断了腿,因此年轻的校长夫人毅然担负起了抢救学校财产的任务。“小日本会为这次轰炸,付出代价的。”校长夫人临走时,咬牙切齿

地说,“我们必须振作起来,我们照样还要上课,我们不会屈服的。”

体育老师将蕙和荀洪元送到学校临时搭建的大棚中,他让蕙照顾荀洪元,也让荀洪元照料蕙,安排好以后,体育老师投身到外面的工作中去。体育老师是学校的强劳力,他立刻成了校长夫人最得力的帮手。

除了荀洪元的母亲,学校里遇难的其他八个人,全是在同一座简易的防空洞里,被大火活活烤死的。防空洞的出口被炸坍了,躲在里面的人出不来,大火熊熊,躲在里面的人估计是先被熏昏了过去,然后像鸭子一样烤熟了。类似的惨状在小城并不罕见,有一个同学的家长在火海中无处可逃,便跳进一大水缸,结果等别人发现时,人已经被煮烂。

荀洪元的母亲死于敌机的机枪扫射。空袭开始时,她正在家里替儿子缝童子军军服。第一颗炸弹落下来以后,她抱着手上的针线活,急急忙忙地奔向防空洞。事实上她已经脱离了危险,因为防空洞离她的家很近,没几步就到了。然而她在防空洞里待了一会儿,突然把手中的针线活交给了一位熟人,二话没说,又奔了出去。没人知道她跑出去干什么,也许她是不放心自己的儿子,也许她只是想回家拿什么东西,反正她刚出防空洞,便栽倒在地上,从此爬不起来。

荀洪元的那套童子军军服,最后是由蕙帮他一针一针缝出来的。在母亲去世的那段日子里,荀洪元一直和蕙在一起。由于学校的房子全被炸毁,只能搭一些简易的棚子。校长夫人要荀洪元和她住,但是荀洪元更乐意住在体育老师那里。他喜欢体育老师和蕙,他和他们有过生死之交,已经是好朋友。

荀洪元喜欢蕙用苏州话和他说话。在过去,他曾经为了自己的苏州口音,屡屡遭到同学的讥笑而感到难为情。他和那些逃难来四川的孩子一样,用最快的速度学会了四川话,他们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。母亲死了以后,蕙温柔的吴依软语尤其使荀洪元感到亲切。蕙的身体越来越差,她支撑着为荀洪元缝制童子军军服,一边缝,一边咳嗽。体育老师十分心疼,在一旁不停地提醒她要注意休息。体育老师特别疼爱自己的妻子。

荀洪元时常会想到自己的妈妈。妈妈血肉模糊的形象,时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。他觉得妈妈的形象很有点吓人。有一次从噩梦中醒来,他紧紧地搂住了正在一旁安慰他的蕙:“我看见了我和妈妈,我看见了。”他哆嗦着,像风中的一片树叶那样摇摆。

蕙说:“那不过是梦,你是一个未来的男子汉,不应该害怕。”“我在梦中看见了我妈妈。”